



## 居家照護隨訪筆記

學士後護理系三年級 鄭洵

朝田，1983 年生，診斷是思覺失調，家位於荊桐省道上的一處騎樓，騎樓旁養了黃色和黑色的兩隻土狗。司機大哥把車停在住家斜前方，廂型車門敞開著面向個案家，把墨鏡推上額頭滑起手機。

跟在精神居家護理師學姊的身後滑開紗門走進客廳，才發現朝田和爸爸已經手握健保卡、坐在沙發上等待學姊的到來了。學姊走進個案的家是不敲門的，而剛好今天探訪的六個案家大門也沒有上鎖，不知是和學姊長久以來的默契，或是鄉下人家本都夜不閉戶呢？

學姊熟練的在茶几上清出一個位置放他的「治療車」，所謂治療車，是一個約三張 A4 大小的塑膠箱，蓋子上擺了一部電腦。塑膠箱裡物品亂中有序，有指甲剪、紙膠、藥袋、理髮剃刀、讀卡機、充電線，還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家訪時會用到的寶物。學姊邊插入健保卡讀取朝田的資料，邊詢問上次家訪到今天為止，朝田的身心狀況。「最近睡得好嗎？」「會不會頭暈頭痛？」「手腳有沒有抽筋、硬硬不自然的感覺？」「平常有沒有出去散散步買東西？」，學姊像是一部快轉 2.5 倍速的身體評估示範影片，迅速卻也完整、有條不紊的拋了幾個關鍵的問題，大多是朝田自己簡短的回答，但父親在一旁又會不放心的重新補充一遍。學姊在車上有和我們說，朝田因為身體瘦小，先前曾因藥物劑量對他來說太高，造成嚴重的 EPS 副作用，所以這次家訪要特別留心他服藥後的身體狀況。

我們在每個個案家平均待了十到十五分鐘，除了幾分鐘的打針、給藥衛教，其他的時間學姊都似是親友拜訪般的關心問候，「這期作物收成好嗎？」、「平常還會去巷口那間雜貨店聊天嗎？」、「最近還在追那個連續劇喔？」，學姊說很多個案他都認識好幾年了，個案的脾性、家庭狀況她都如數家珍。課本上寫著居家治療不僅僅是定期的打針發藥和衛教，協助個案增進社交、促進人際關係也是工作內容之一，而學姊爽朗的個性與談吐，就這樣巧妙的把醫療面和社會面結合了。

學姊發現朝田的手指甲長了且藏污納垢，熟練的從塑膠箱裡拿出一支指甲剪，朝田沒有抗拒的接過指甲剪，站在垃圾桶旁，乖巧的修剪起長長的指甲，朝田爸爸站在朝田身後邊和學姊聊天，邊看著兒子剪指甲，當聊到朝田讀高二時發病的往事，爸爸溫柔的摸了摸兒子的背，沒有一絲責備或不諒解。

我喜歡偷偷觀察別人家的客廳，尤其是比較不愛整理環境的家庭，它透露著這個家的作息與呼吸。朝田的家勉強稱得上有在整理，藥袋整齊的摺在茶几下的抽屜，茶几雖然擺滿食物與雜物，但至少都是新鮮、沒有引來飛蟲；不論是因為居家護理師要來、方才才整理，或是定期有家人會負責環境整潔，這都是一個家有維持正常作用的表徵。牆壁上貼了幾幀加洗放大的照片，有氣勢如雲的全家福，也有三兩成影的人像照；而門口堆疊擺放的數頂機車安全帽，則說明了這個屋簷下，應該有爸爸之外的家人能與朝田作伴。

臨別時，朝田爸爸提了一袋馬鈴薯跟到車邊，學姊爽朗的接過，並從車裡抱起兩顆碩大肥美的青木瓜回贈，說也是昨天案家送的。

路途中，我坐在學姊旁邊的座位，看她趁著趕路的空檔，眼明手快的準備下一個個案的藥物和資料，覺得自己的視角很像是紀錄片的攝影鏡頭，側錄一位居家護理師在自己的小小角落，默默進行一件不太被大眾注意、卻極其重要的工作。坦白的說，如果不是這一次的見習機會，我對居家護理師的想像，始終會停留在量量血壓、發藥打針等照本宣科的刻板印象。還好有這麼一個下午能跟在學姊身邊朝鄉間小路鑽，看著她汗涔涔被曬黑的後頸，才發現精神的居家護理師比臨床護理師更「走在第一線」，他們直視個案生活的第一現場，透過第一手資料評估個案的病情，是病人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社會防護網，即時接住就要墜落的家庭或個人。

想起 2018 年春天時，寄出學士後護理系備審資料的自己，當時純粹只是想學習護理專業，成為一個更了解人類軀體運作的人。那時候對護理師這份工作不期不待，甚至還懷疑自己畢業後會不會留在護理界。隨著學科一門一門的上、實習一梯一梯的過，也有幸跟在許多護理人身邊慢慢的學，少數時候心中會湧出一股暖流，覺得自己有來護理系走一遭真是幸運，而那天看學姊坐在個案家凌亂的客廳，對空中瀰漫的果蠅面不改色、向個案解釋調藥的劑量時，再次覺得自己是幸運的。